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香

吳昌碩



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十五

宋彭百川撰

程頤出處本末

元豐八年十一月丁巳以鄉貢進士程頤爲通直郎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以門下侍郎司馬光尙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薦其學術故有是命

元祐元年閏二月甲辰以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爲承奉郎祕書省校書郎先是王巖叟奏臣聞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臣以爲舉之易也而祿之難祿之易也而盡其用難非待之有禮處之有方則不可得而祿矣不可得而盡其用矣伏見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學

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稱
顯於時陛下方欲用而顥卒賢士大夫莫不相與咨嗟以爲
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復起顥而用之臣願陛下加所以待
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
得不獨顥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得相招而爲朝
廷出矣愚臣區區欲廣陛下之美者其誠如此惟聖意留意
幸甚 丙辰左司諫王巖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
曰卿累薦程顥今已除宣德郎來日待行出文字召對又曰
差除若是他有人望不惜他合得人望自然無言語掩人口
不得門下侍郎司馬光言今月二十一日中使陳衍奉宣聖
旨問臣來日程顥上殿若奏對有取陞以何職不可太輕當

何以名目臣竊惟程頤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職
官西京教授頤曾辭及朝廷詔赴闕除宣德郎祕書郎頤又
辭卑官在經筵者惟有崇政殿說書若以新除官充崇德殿
說書足以超擢但恐頤堅辭不敢受耳更乞聖意裁度 辛
巳宣德郎祕書郎程頤爲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旣上殿卽
以經筵命之頤面辭不許退而具奏曰臣以知人則哲帝堯
其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閒陛下見其
何者遽加擢任臣未敢必辭只乞令臣再上殿進劄子三道
言經筵事所言或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媿
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劄子其一曰臣
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

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
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
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廷慎選賢德
之士以侍講勸講旣罷常留二人直日一人直宿以備訪問
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
不相接如此則責輔養之功難矣今主上幼沖太皇太后慈
愛亦未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習熟大抵與近習
處久熟則生褻易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
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其二曰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智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
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

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陛下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奢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及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以表主上尊儒重道之意竊聞經講官在御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別欲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

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覩制命以布衣程頤爲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振舉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爲也初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旣力辭不從而起召陛下又以宣德祕書郎待之程頤旣至未卽受命而陛下賜之廷對又官之以通籍置之以經筵蓋頤之辭遜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頤於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伏望陛下審眞僞重名器聞頤方辭恩制乞降指揮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旣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以義免於似是之謗而後日日見其可用進擢未晚頤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

言多諷諫頤聞帝行宮中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頤再辭之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其請俸依職官事例支見錢頤在講筵常質錢使或疑祿薄問之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戶部戶部索前近歷子言頤起草萊無前任歷子其意以朝廷待士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卽令戶部自爲出歷子戶部初欲折支執政謂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緣久無崇政殿說書故戶部只欲與折支久之始給見錢

二年三月崇政殿說書程頤上疏曰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陞

下擢置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思所以補報萬一昨去年六
月中嘗有奏陳言輔主之事已踰年不蒙施行一事臣不敢
一一再言止此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之言於延和
殿講讀太皇太后曰每遇事政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親
聽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人主進業於陛下聖德未必無補兼
講官輔導之閒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
皇太后雙日垂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
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也願陛下聖
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又上疏曰臣近
言邇英熱乞移就寬處如無別穩便處只乞就崇政殿延和
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爲邇英

漸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正當古者所當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尙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甚美豈獨子孫所當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有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

二年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諫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
事爲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頤軾交惡其黨迭相
攻易建言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
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
易所言頗切直唯詆大臣爲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爾太皇
太后曰不責賈易此亦難作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著曰不
先逐臣易責命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旣退公著謂同
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將有
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此之時正賴左右力爭不可預
使人主輕厭者也於是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歎曰呂
公著仁者之勇乃至於此 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罷經

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人品纖
污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譽奔走交結常在公卿
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
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全無發明上
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
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如陛下
孩嫩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
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益無職分臣居京師近二年
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臺諫官卽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
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今
問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

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旣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至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型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且一切仍舊因深斥頤短謂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頤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請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上不悅故黜之 頤因上章乞納官歸田里不報又乞致仕亦

不報 新西京轉運副使呂陶改梓州路陶初有西京之命
卽引嫌辭避復上疏曰朝廷以太平無事尊賢重道用程頤
於山林之下而任以勸講侍天子之側而訪以道義則非禮
勿動非禮勿言可也今乃講讀之際往往與內侍密語非其
體也向者皇帝陛下偶因發噉未御講筵頤乃申請乞今後
須得關報亦駭中外之聽不知義也詳定學制疏謬無取禮
部逐一駁正三省至今依違未決議者疵之此願陛下知之
者三也

五年正月太史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言太中大夫致仕程
珦身亡一子頤素蘊學行嘗爲邇英講官今其父亡窘於襄
事伏望特賜矜閔優其賻恤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

蘇頌等相繼有請詔賜絹三百匹下所屬葬日量行應副

七年三月丁亥三省進呈程頤服闕欲除館職判登聞鼓院太皇太后不許乃以爲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排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目蘇軾遽曰頤入朝恐不肯安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復得召乙巳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臣竊見丁憂服闕人通直郎程頤除授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進職無名頗駭士論按頤當元祐初用大臣論薦始除幕職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固辭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召之卽欣然受命蓋其志在躁進故辭卑居尊速冀顯達方其起自布衣勸講

帷幄束拔進用可謂不次矣不能安命循理圖報厚恩而怙
勢要權日走執政諫官御史之門以游說爲事業肆其喜怒
妄以進退人物爲己任蓋其言僞而辨學非而博足以鼓動
搢紳欺惑當世備位經筵輒敢以師臣自處欲求坐講是時
諫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果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卽行
顯黜前謫居西京欲使之退思自省今旣免喪除服還其舊
任足矣一旦寵擢無名優進儒館之職將何以懲戒妄人聳
動多士況更直祕閣先朝故事必宿儒舊德處之使頤冒居
此職眾論所以不平也伏望少垂天聽察其狂妄無補聖世
罷去職名以厭公議

夏四月丙寅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臣程頤進職無名曾具